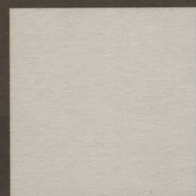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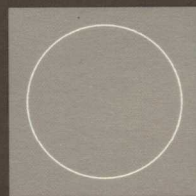


# 私人

# 生活

陈染最新访谈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人生活：插图版/陈染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4

ISBN 7 - 5063 - 2934 - 4

I. 私…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437 号

## 私人生活(插图版)

---

作者：陈 染

责任编辑：陈 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新大印刷厂

开本：640 × 960 1/16

字数：240 千

印张：13.5

插页：4

印数：001 - 20000

版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934 - 4

定价：29.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灰色的价值(代序)

有一句话说,年龄愈大就愈能懂得灰色的价值。这里,当然不是指衣着等外在的颜色,而更多是指人的思想方法之类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基调。

用颜色来阐释生命的色调纯粹是感觉化的比拟,而不是科学的界定。

我20多岁时喜欢黑色,那种绝然的黑色。那时,正是偏执叛逆又多愁善感的年龄,一棵冷冬里荒凉的秃树,也会使我感怀神伤,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死亡的气息。它是一株树,但它又不是一株树,它和我们的生命有着息息相关的蓬勃与陨落、生机与凋敝的联系。同样,有时走着走着路,忽然遇到一截此路不通的幽径,也会使人感到人生到处都可能遭逢屏障,遇到埋伏着的陷阱,存在着让你走不通的死胡同。还有时候,我们和一个貌似有知识的熟人说话,我们述说了—个想法,然后他或她便附之以拼命的点头,并接过话茬表示理解,还按捺不住地深入阐发我们的意图,可糟糕的是,他理解的和表达的与我们的意图完全相反,这种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荒唐无比,甚至会扩展到普遍的人际关系,觉得这种泛泛的人际间的纽带简直就是一根多余的枷锁。

那个年龄,我头脑里的颜色是黑色的。黑色是一种冷,一种排斥,一种绝对;黑色甚至是否定,是拒绝,是抗议;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同流、不睦群、不妥协以及愤世嫉俗的反骨和叛逆。黑是怀疑论者的眼神,是——我不相信,是没有退路的脚步,是对世界的敌视,是敢于伸向死亡的手臂。说到底,黑,是青春的颜色!

走过了青春,便再也没有权利执迷于绝对的黑色了。

现在,灰色成了我喜欢的一种生命颜色。

灰比黑隐蔽一些,内敛一些,朦胧一些,低调一些,不像黑色那么硬,那么鲜明刺眼。灰色更有弹性,它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但灰色决不是灰心丧气,悲观失

望,它甚至比黑色更有潜在的力量。

灰色是什么?

灰色就是你不理解一件事,但是觉得它不一定没有道理;灰色是不再年轻气盛、放纵恣肆地随便说话,甚至连眼睛和脸孔都不轻易泄露你的意图;灰色是越来越深地埋藏了个性,埋藏了表情,甚至干脆没有了脸庞,你让你的脸长在了心里;灰色是你真实的心理有时比你的外表孩子气,你趁人不备偷吃甜食的次数比想象的还要多,你暗自练习与想象中的妙龄女郎翩跹共舞,你有时简直就是个不听话的淘气鬼;灰色是尽管人生如梦不免悲观,不免晚景凄凉,但是力求活着的时候与命运和解,你依然有快乐的勇气;灰色是面临大的不公平时,那些小的不公平简直就是恩赐;灰色是在危机四伏的灾难面前,泰然处之的幽默;灰色是尽管如此,依然对生活说:是;灰色是恪守自己的同时,微笑着与对方握手言欢,甚至向你的“敌人”致敬;灰色是在险境中依然坚定,但并不急着赴汤蹈火,消灭自己,而是以守为进,迂回向前……

灰色就是不动声色,是包容大度,是一笑了之……

如果你被人误解了,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就不解释,日子还长,即使日子无多也不必惊慌,死不是结局,生命消失了解依然继续,有些理解来得姗姗,来得遥远;你和家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起来了,你最好把架吵得短一点,如果不能很快和解,那就尽快离开现场,也不要忙着找人倾诉衷肠,赶快钻进大商城,把平日没舍得买的东西买下来,花钱慰劳自己有利于心情平静,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天下太平,觉得没有矛盾的家才是不正常的;你去邮局取稿费,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前边就一个人了,可是他偏偏要汇款几万元,邮局人员要在验钞机下一张一张清点,还要用电脑处理他的100多张汇单,若是10年前你准是掉头就走了,可现在你不着急,你拿出刚刚买的一本什么书正好从头到尾翻一遍,回到家正好免了做饭赶上吃饭;你的同事在单位的一场错综复杂的人际纠纷中,脚跟迅速地站到势力的一边去了,你不必恼火,恼火是世界上最无力的东西,你要想他不站在势力的一边他接下来那现实的路怎么走,很多时候势力的方向就是他的方向,也许,他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后脚跟;朋友意外去世了,一些搁置半截的事情无法挽回,他的眼睛不再专注地望着你,他的嘴唇亦不再对你说话,你心里不相信,但是,你要相信他正在告诉你最后一件事——怎么好好活……

这就是灰色。

没有人生来就是灰色的,是时间和经验把人磨炼成灰色。

人不到一定的(心理)年龄,不会体味灰色的价值。

当然,说的和做的往往有很大距离,说得好听却难以做到,对我来说是常有之事。这里权当是劝说自己吧。

《私人生活》是我“黑色”的产物。

陈 染

## 目 录

- 灰色的价值(代序) ..... 陈染
- 零 时间流逝了 我依然在这里 ..... 001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 一 黑雨中的脚尖舞 ..... 006  
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她的眼睛闪着光,那光将是我的道路。  
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
- 二 一只眼睛的奶奶 ..... 014  
我们对父亲们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
- 三 我是带菌者 ..... 022  
情愿通过一个钥匙孔,不愿通过打开着的门。
- 四 剪刀和引力 ..... 026  
那把剪刀是一只鸟,蓄谋已久地盘踞在梳妆台上,仿佛栖息在木兰树顶。它设计了自己的动作和姿势,然后飞入我的脑中,借我的手完成了它的预想。
- 五 禾寡妇以及更衣室的感觉 ..... 030  
这个女人是一座迷宫,一个岩洞的形状,我掉进了这个轮廓里。我们身边狭窄的空间布满了黑暗,像被蒙在被单里面,我们互相看不清,脸孔模糊,四周的洞壁发出嘘嘘的回音,以致于我们不敢大声交谈。我们的脚尖下面就是望不到底的深渊,我们寸步难行,无法前行又无法退缩,虚无在我们的身边蔓延。前方的危险,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脱下衣服,丢掉身上的重负,同黑暗挤在一起,我们为彼此触碰到的感觉所压倒,我们被推到了存在的边缘。她的年龄站立在我的前面,但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她是我身后的影子。她说,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

六 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 ..... 043

时间是一个画家,我是一张拓片图画,是山峦的形状,岩洞的轮廓。在我来到人世之前,这幅图画已经被画出。我沿着这条时间的水渠慢慢行走,发现了我与这幅画图的关系,我看见了这幅拓画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全部女人的生活都绘在这里。

七 伊 秋 ..... 049

她的父亲把她生在“动物园”里。她惊人的适应力使她在“笼子”里身体发达,体验着游猎和被捕获的愉快。她在栏杆前,一只手支撑着臀部,另一只手捂住嘴。她把声音淹没在自己的肉体里。她没有往事。

八 里 屋 ..... 058

里屋,对于女人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另外一个名字。它似乎是一道与生俱来的伤口,不允许别人触摸,它埋伏在浓郁的阴影里,光线昏暗如同子宫里边的颜色,让男人怦然心动。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使它逐渐接受“进入”的过程,直到寻求“进入”。在这种寻求中,一个女孩儿变成妇人。

九 一只棺材在寻找一个人 ..... 066

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这个“破裂”的人才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强烈地“活过”,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

十 床,男人与女人的舞台 ..... 072

十一 西西弗斯的新神话 ..... 078

十二 床的尖叫 ..... 087

据说,人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错觉,产生声音的东西和听到声音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如果没有心灵,没有幻想的欲望,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耳朵都是一片空白。其实,是我们自己皮肤在尖叫,那声音返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在我们的内部消失。

十三 阴阳洞 ..... 096

他让以往的事物在她的身上迅速地死亡。他的姿势是一道闪电,使她吃惊,使她疼痛,使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缓慢的纠缠是他的敌人,加速度的摩擦力是他的朋友。他征服了时间,他冲进了她身体内部的虚无之中,打断了她

的模糊的沉睡,他把它丢进她生命的沟底……摩擦使他看见了太阳的光,摩擦却使她闻到了死亡的气味。

十四	一个人的死是对另一个人的惩罚 .....	104
	冤魂最终会到达鬼的身边,有时候它变成云从那边飘来,变做雨来到人间。死者以它的特殊形式继续与活着的敌人战斗。	
十五	永远的日子 .....	117
	他以他的眉毛和手指袭击了我,他是我用幻想砌成的房子。	
十六	跳来跳去的苹果 .....	127
十七	火红的死神之舞 .....	141
	我将在天堂与你同榻。死人更懂得死人。	
十八	偶然一弹 .....	151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用沉默来避开我们的过去。	
十九	零女士的诞生 .....	166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	
二十	时光流逝了 我依然在这里 .....	175
	我需要安静,直到第二次死亡。	
二十一	孤独的人是无耻的 .....	186
	生命像草,需要潮湿,使细胞充满水,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	
陈染最新访谈 .....		196
	1.关于文学    2.关于成长    3.关于爱情    4.关于生活	
陈染大事年表 .....		204
陈染主要著作年表 .....		206





##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  
倾诉；

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方式。

几年前，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拒绝了时间的流逝。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嚎叫，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再也拔不出来，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永远地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

更早一些时候，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脱离，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使我与他的思想脉络彻底绝断。他用这个独特的方式拒绝了时间。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有人撒下一粒种子，然后就忘掉了它。等他重新见到它时，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枝叶葱茏，含苞待放。只是，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什么样的花木，什么样的花苞啊！他回顾着，却找不到起始点。

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

现在，我孑然一身。这很好，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

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它们喋喋不休,仿佛语言是惟一的道路,惟一的食粮。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

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P城里的一套房宅里,内心宁静。这套房舍,门窗遍布,回廊幽长。

独自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从前,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好,时间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已经疲倦,凝滞下来。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时间仿佛是累病了,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一样。

可是,我的心境却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一切都缓慢下来。

比如,我不再与人争辩,因为我已懂得,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暂时占领“上风”的问题,而“上风”与“下风”或者谁输与谁赢,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再认为我们脚下土地是道路,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庞大而慌乱的棋盘,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伫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

我热衷素食,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只有素食,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目光才会保持明澈、靓丽;

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一株高大的橡皮树,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喧哗嘈杂的公园去,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

……

前些天,我的医生朋友祁洛,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去一趟。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不想见人,任何一种“别人”。

外边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毫无意义。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

我对他说,如果我需要,我会去找你。

祁洛说,你正在一天一天地走向“幽避症”。

我知道，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叫做“倪拗拗”与叫做“一只狗”有什么不同。



这会儿，我侧身斜躺在那只硕大的软床上，这床——大水之上的方舟，乱世之中的城堡，我的男人和女人。

一线夏季的火苗般的晨光，夹杂着外面的空洞的嘈杂，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抹在我不愿睁开的疲乏的眼帘上，那光晕在我的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

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因为它使我失去隐蔽和安全感，它使得我觉得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正在毕露于世，我会内心慌乱，必须立刻在每一个毛细孔处安置一个哨兵，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然而，世界上的阳光太多了，每一双眼睛的光芒都比阳光更烫人、更险恶、更富于侵略性。如果，任凭它侵入到羸弱的天性中来，那么，我会感到自己正在丧失，正在被剥夺，我会掉身离去。

因为，我知道，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

我是在1968年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份里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的夜晚出生的，我悄悄脱离了母亲不安的子宫，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像一只受惊的羔羊，慌乱地大声啼哭。出生时的光线是柔和的淡蓝色，这使我一生都不喜欢强烈的光芒。

据有关黄道和星座的书说，此时出生的女人，她的信念坚定得像那个西班牙的修女 Therese Davila。

但是，30年之后的今天，我发现我并没有翻越、避开那缕刺目的光线。这会儿，我躺在大床上，感觉到阳光的脚步在我的眼皮上跳来跳去，时光随着它的脚步一页页翻开。

我曾经是一个天使，但天使也会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正如同有人说，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

这需要多么疯狂的时间背景啊，所有的活的细胞都在它的强大光线笼罩下，发育成一块死去的石头。

现在，我不想起床。为什么要起来呢？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爬起来去上班，去挣钱。

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我就不想出去挣钱。

我睁开眼睛，盯住枕边的一块怪模怪样的墨迹，审视它良久。有一瞬间，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肢体，在床榻的周围游索，从三个维度审视躺在床上的躯体。于是，我更加用力去辨识那墨迹，想把那一股青烟似的魂灵拉回到我的身体。

在我的这间玫瑰色的卧房里，在这张一年来孤居独寝的床榻之上，除了黑蓝色的钢笔墨汁以外，不会有其他的汁液。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和一支钢笔。我习惯于枕靠在床榻上写字或者乱画。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片残简是日记，是永无投递之日、也无处可投的信函，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无疑都是我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

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正像美国的那个叫做《镜子》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热气在滑亮的镜子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窗子紧紧关闭着，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舞荡着浴缸的帘子，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的人体的私处。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边太久。

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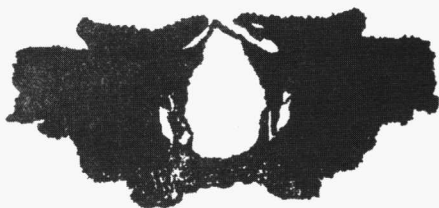
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

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镜子里的人。很显然，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一个由诸多的外因被遮掩或忽略了“性”的人，一个无性别者。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便拥有了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变形，好像一切都是虚幻。

即使我从不少宗教或者哲学的书里得知，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开悟，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但是，我仍然担心，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爆发成一种疯狂。

在这样一个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的清晨，我凝神注视枕边的那一块墨迹，大概是在纸页上胡涂乱抹时，不小心弄上的。

那墨迹的形状如下：



这墨迹很像一张地图，空心地图，仿佛正象征着居住在我们这个球体上的人们的一些特征——虚空、隔膜、碎裂及渴望。顶角上，仿佛是一对雌雄对峙的山羊，盘踞在性别的终极，既向往占有，又对立排斥；中间断裂的沟壑，是无底的黑洞；左右两端是两只怪兽，背道而驰，狂奔猛跑。

……那是一颗被岁月日渐噬空的巨型心脏，一扇在秃岭荒天中开启的天窗，一张焦渴地呼吸着盎然生机的嘴唇，一个敞开的等待雨露滋润的子宫，一只泪水流尽、望眼欲穿的眼睛，一叶被蛀虫噬损的绝望的肺片啊……

我不想起床，让自己长时间沉溺在对那块墨迹的想象中。

一年来，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这种“游戏人生”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的确显得不时尚。

其实，一味的欢乐是一种残缺，正如同一味的悲绝。

我感到无边的空洞和贫乏正一天重复一天地从我的脚底升起，日子像一杯杯淡茶无法使我振作。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在我的不很长久的生命过程中，该尝试的我都尝试过了，不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

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爱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老人或少年，甚至只是一条狗。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就如同我必须使自己懂得放弃完美，接受残缺。因为，我知道，单纯的性，是多么的愚蠢！

对于我，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一种奢侈。性，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在别处——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  
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  
她的眼睛闪着光，  
那光将是我的道路。

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

那时候，我11岁或者更小。夏季傍晚的天气有点像我的心绪，总是很糟糕。雨水说下就哗哗啦啦下起来，而且那雨水总是先集中吹落到我身上，一阵风过后，我看到自己细细的胳膊上的衣袖，生气地扭到后边去，皱皱巴巴别着劲，而腿上的裤管则更显得生气，直溜溜像根细木棍，一声不吭。

于是，我对我的胳膊说，“不小姐，我们不生气。”我给我的胳膊起了个名字叫做“不小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代表着我的脑子。

然后，我又对着我的腿说，“是小姐，我们回家找妈妈去就是了。”我给我的腿起的名字叫做“是小姐”。因为，我觉得它更经常地只代表着我的肢体，而不代表我的意志。

再然后，我就率领着我的“不是小姐”们走开，一路上对她们说着安慰话。当然，我是在身体内部不出声地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这样很热闹。我们不停地交流思想，诉说着随时随刻遇到的问题。我总是有很多问题。

但的确挺奇怪，当我从湿淋淋的“不小姐”和“是小姐”生气的表情上抬起头，我惊讶地发现我身边任何其他的人都还没有被淋湿。为什么总是我先被雨水淋湿呢？我不明白。不过，我比“不小姐”和“是小姐”想得开，我不生气。

生气有什么用呢？

有一次，在一阵雷雨之后，天边悬挂着一条幻景似的彩虹，院子里的湿淋淋的地上落满被风雨抽打下来的绿黝黝的树叶。我家门前有一株真正巨大的枣树，我相信它肯定比我在课本里看到的被别人描写过“门前枣树”大得多，因为

它的枝蔓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手臂，它们从院子的东边一直绵伸到西边，牢牢抓在高耸的院墙上，庞大的树冠覆盖了整个院落。每年夏季，它都会送给我们一满地小猪似的饱满蜜汁、滚圆酥脆的甜枣。雷雨过后，我便到积水还未完全渗进土中的院子里捡拾大枣，这时，我发现了一只非常小的麻雀，正歪歪斜斜站立在一截被风雨折断落地的树枝上不知如何是好。我立刻双手把它抱起来，放到家里的一只笼子中，并给它放进去清水和小米。

母亲对我说，你把它关起来，它会气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

我说，我很爱它，我喂它吃。

母亲说，它不会吃你给它的东西。

我不信。

可是，几天后，小麻雀果然死了，它拒绝吃任何食物，活活把自己气死了。

邻居家的一个孩子，见我养麻雀，就弄来一只猫咪来养。那只猫咪被领养来时就已经很大，光滑而肥硕，它的适应力之强悍令我惊诧，它见食就吃，见窝就睡，见人就摇尾讨好，有奶就是娘，结果它一直活着，没有像我那只固执别扭的麻雀的命运。这使我终生痛恨猫这一种偷生苟活的宠物，它们在我眼中是一群毫无气节的投机主义者，正像我长大后所见到过的其他类别的



阳光洒在你的  
生着温柔的身上  
听见一个人在说  
“你疼疼你的生  
之外，进九别

2003.12.5



嘴脸一样。

麻雀事件使我非常难过,同时也给 11 岁的我上了人生的课。我不停地亲着自己的食指,说,“筷子小姐,我们要学会不生气,否则你会被气死的。”

我给自己的食指起的名字叫做“筷子小姐”。

听妈妈说,下雨的时候,越是跑得快的人,越是容易淋湿。可是,在我被雨水淋湿前,我是和其他无关的人一样,原地没动,做着或想着什么事。我一边安慰着“不小姐”和“是小姐”,一边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肯定是由于我身体内部的神经或血液之类的表面看不见的东西,她们的脚跑得太快了,把雨水都吸过来或者抓过来,抹到我的肢体上。

我独自往家方向走。这个时候,我知道没有一个小伙伴肯于或者敢于同我一起走,因为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人,加上我瘦弱的体质,以及不怎么合群的别扭天性,大家总是不爱理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T 先生正在全班范围内发起一场孤立我的运动。我对他的积怨已久,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让全班同学孤立我。

T 这个人总是试图在全班同学面前证明我是最笨的一个,他总想让我处于一种窘困之中,为此我曾非常生气和伤心。我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可也是一个很伶俐的女孩儿,有时候会把小辫梳反,特别是紧张的时候,我的左手总是不能及时地告诉我哪边是左,而另一只手也往往失职地忘记了承担着写字任务的是右手。但是,我一直试图向大家证明,我并不是最笨的一个。

有一次,他把我的母亲请到学校的办公室,他说要我的母亲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我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残缺。他说我像个哑巴,简直猜不透我在脑子里每分每秒都在飞快地想着什么。

天啊,他那么刻毒地使用了“残缺”这个词。

当时,T 大约二十八九岁,他面对着比他年长八九岁的我的母亲,毫不客气,态度十分强硬。

我记得,当时母亲牵着我的一只手,恭敬讨好地站在 T 先生面前。我们三个人僵立在办公室门前的一棵树冠庞大的黑枣树的绿荫下,我们身后是一个现在回忆起来不太合乎尺寸规则的乒乓球台,坚硬的洋灰台面已经被当时的没有更多娱乐方式的孩子们消磨得坑坑凹凹,那些小坑坑像一声声躲闪不开的尖叫,使得玩耍者猝不及防。

我们三人对视而站,并不是围拢成一个和睦流畅的环形。他的身材非常宽



